



武汉连线

勇敢逆行者：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上海医护人员在武汉抗疫前线留下感人时刻

“现在开始，把所有人都换下来，共产党员上。”“在这个时候，我不会跟你有任何讨价还价，因为我自己也上去。”这两天，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的一席话在朋友圈刷屏。

疫情就是命令！这场“阻击战”打响以来，在武汉前线医院，许许多多党员医护人员日夜奋战。他们的故事或许并没有轰轰烈烈，但一样感人。

出征 疫情严峻 国家需要我

除夕那天，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长征医院）肾脏病科副主任吴俊作为支援武汉的队员，接到了集合出发的电话。

“面对疫情，国家需要我！我保家卫国，扶危渡厄，体现医者仁心的时刻到了。”吴俊说。看着梦中惊醒，一脸担心的爱人，脑中闪过体弱多病的父母，即将中考的女儿。看着妻子茫然无助的眼神，他歉疚地说：“我是一名党员和军人，保家卫国，我责无旁贷。父母的身体，女儿的中考都要你费心了……”

吴俊告诉记者，对于肾脏病科医生而言，危重感染患者会出现急性肾损伤，预后极差。这些患者需要具有多年临床经验的高年资肾内科医生才能成功处置，降低死亡率。

“争取最好的预后，我有信心！”

唐欢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的ICU护士长，工作22年，有着非常丰富的急危重症救治护理能力。唐欢的父母年迈，女儿年幼，自己三个月前还刚动了个小手术。但她却说：“比起家庭责任，现在武汉更需要我们！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唐欢安慰了哭泣的女儿，说服了担心的父母和丈夫，义无反顾踏上了抗疫征途。

党课 亲身经历 感染同行

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是第二批上海援鄂医疗队领队。年初一深夜，陈尔真接到医院党委书记瞿介明的电话，说指挥部决定派他作为第二批的领队去驰援武汉。作为一名从事重症医学30年的医生，陈尔真对传染病防控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我觉得自己非常适合到一线去，也非常迫切在疫情爆发时到一线去，参与到这次防疫攻坚战中。”他说，“我们绝不退缩，我们一起去，一起回来！”

在抵达武汉的第二天，医疗队举行了全体党员动员大会。队里不少成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严峻疫情，陈尔真用自己的经历，为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2003年，上海第一例SARS病人就是由我护送到传染病医

院的。当时院长送给我一套党课材料，让我在隔离期间学习。半个月后，我受到感召，决心向党组织靠拢。”

“第二批援鄂医疗队66名党员要和大家并肩作战，关键时刻站起来，为打赢战争做出最大努力！”陈尔真坚定地说。

一线 轻装上阵 挥刀剪青丝

“这是我在上海的第四年，也是第四个没有与父母团聚的春节。看着疫情越来越重，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危难时刻就是要勇挑重担。我再三考虑，退掉了回家的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赵清雅在日记中写到。

“1月28日晚，我到达武汉天河机场。下机前，队长告诉我们支援的是武汉第三医院。我们坐上大巴车，看到街边大楼上打出‘武汉加油’四个字，我心里难受。我多么希望写的是‘武汉欢迎你’。”赵清雅哽咽了。

为了开展救治工作，她与战友剪短了头发。“因为病毒喜欢潮湿的环境，戴上帽子和防护服容易出汗，又没有任何一款洗发水对病毒有效，剪短发可以保护自己，轻装上阵。”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的黄凤拥有近10年党龄。她告诉记者，为了避免增加污染几率，也为了节约防护装备，整个工

作期间都没敢喝水、吃饭、上厕所。“里面的工作服湿了干、干了湿，N95口罩脱下来里面全是水……”

申请 经历越多 认识越深刻

这几天，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的护士吴文三一直奋战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武汉金银潭医院。接到记者采访电话时，他刚回到酒店休息。1月28日，他庄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当我经历越多，我越发意识到加入党组织的重要性，越是在国家民族有难的时候，越发地体会到党组织的关怀对人民群众有多么温暖，多么有力量。”吴文三的老家就在湖北，支援自己的家乡，支援湖北乡亲，他说自己责无旁贷。

“我郑重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护士，这次援鄂医疗队选派医务人员时，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一种使命感让我主动请缨，逆向而行，奔赴前线。”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老年科张怡青护士在入党申请书里写道。张怡青外表柔弱，面对疫情却展现出内心的刚强。“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患者的健康就是我的使命，我必须肩负起这些责任，在困难中磨砺意志。”她坚定地说。本报记者 邵阳 左妍

上海援鄂医疗队

目前保障能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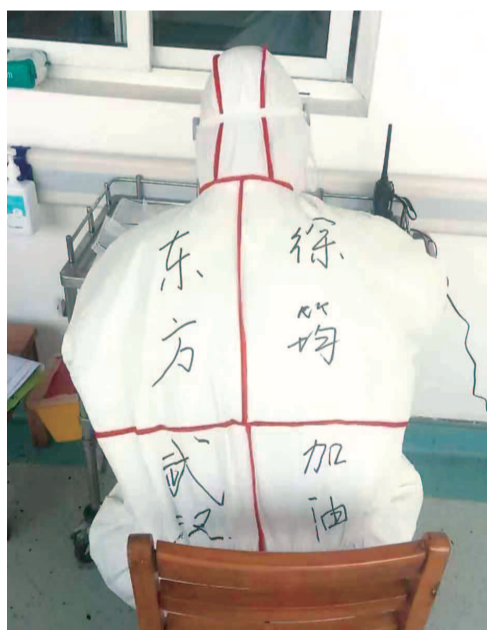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上午连线第二批上海援鄂医疗队领队、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时得知，目前所有队员已陆续进驻武汉市第三医院开展工作。“目前还处在磨合期。”此外，第二批援鄂医疗队昨日颁布了队员守则，其中包括了遵守受援医院规章制度、严格执行院内感染防控制度、弘扬上海城市精神、规范接受社会各种物资捐赠等14条内容。

近日，一封“求援信”在朋友圈中广为流传，称上海第一批医疗队与第二批医疗队分别在武汉两家病情较重医院，物资匮乏。对此，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长、市一医院副院长郑军华表示，医疗队在上海市、市政府、上海市卫健委、队员所在医院的大力支持下，目前还是能够满足保障的。“上海援鄂医疗队的采取了最高级的保护等级，尤其是进入污染区的医护人员，均按最高等级穿戴了N95口罩、护目镜、隔离衣、鞋套等。”

郑军华表示，医疗物资的专业性极强，非医务工作者或不从事传染病防治的人员不一定明白其中等级划分。“我们希望社会各界从精神上给我们更多的支持。”本报记者 邵阳

防护服背后八个大字为武汉加油

——上海援鄂重症医学护士讲述病房故事



徐筠背上的八个大字

“我们这组有8名医护人员，负责的是武汉金银潭医院3楼的7间病房，每间病房住4个人。”昨夜，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外科监护室护士徐筠刚值了个夜班。

“每次上班时，透过层层玻璃，看到病区里忙碌的白衣天使，心疼的同时内心也会多一丝紧张。”她说。徐筠防护服的背后，写着八个大字——上面是“东方徐筠”，写上医院和名字，紧急时刻喊衣服上的名字更高效。”而下方写了“武汉加油”四个字，这是写给病患看的，为他们打气加油。

“我会向病人介绍自己的姓名，告知我是他们的床位护士，一切的治疗及生活护理由我来完成，可以喊我‘小徐’。”她说。工作的内容可不轻松，除了常规的补液、推针、测体温、写护理记录单之外，还需要帮助病人进食和上厕所。

“有位病人问我是不是从上海来的，我回答是。他说，辛苦你们了，从那么远的地方到这里来帮我们。”徐筠很感动，她告诉患者，自己是湖北媳妇

儿，应该过来的。全国人民都在为武汉加油，你们一定会早日康复的。

徐筠说，病人们看似可以和你聊几句，但其实他们的身体还是很虚弱。来自上海的护士之间，也会相互帮助。“之前同组的老师因为找不到条件好的静脉着急，于是我帮忙给病人留置了一根颈外静脉。它的优点是留存时间长，病人双手活动不受限制。”

与接班的同事交接完，徐筠下班了。一层层脱下隔离服，进行基础消毒，花了20多分钟，而脱下口罩的脸上，压疮清晰可见。“远赴武汉，离开家人孩子到一线，工作强度大，肯定是苦的。”徐筠告诉记者，“但和躺着的病人比起来，我能吃能喝能动。作为一名重症医学的护士，这就是我存在的价值吧！”

徐筠还透露了一件“小幸福”的事儿，自己喜欢喝可乐。第二批援鄂医疗队的同事们，除了给他们带来医用口罩、常规药物外，还在补给物资的底部藏了一瓶可乐。她开心地拍了张照，晒在了朋友圈。本报记者 邵阳

医生呼吁有症状者别躲避别隐瞒——

我们共同敌人是病毒！

来到上海后，突然咳嗽、发热，惊慌失措的他一直在问自己，“不会轮到我了？”24日，上海启动“一级响应”，他感受到了这座城市抗击疫情的决心和勇气。但他同时陷入了矛盾，“我想治病，但没钱，要不再等等，也许不是呢？”

等来的却是病情的进展。小陈网上查了查，还是去华山医院吧！戴上口罩，揣着仅有的300元钱，他鼓起勇气来到医院。丁百兴说，“你的情况不好，高度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得病不是你的错，但如果你到处乱跑，会让更多人面临被感染的风险，而你的病情也会恶化……不管怎样，我都会收下你，去留

观病房吧。”小陈愣了几秒，噗通一声跪了下来。游荡在外几天来的绝望和无助，竟被一位素昧平生的医生化解了。

这几天接触的病人，许多都谈“武汉”色变，这也导致一部分和武汉相关的人选择了隐瞒身份，甚至病情。丁百兴说，值班8小时，陆陆续续留观了3个人，基本都有疫区暴露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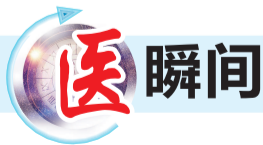
发热门诊来了一对姐妹，一个40岁，一个38岁，都是武汉来的。两个人的临床症状、肺部影像，都与新冠肺炎高度吻合。收进留观病房前，丁百兴注意到，一个病人迅速走到一旁，给自家孩子打了个电话。“妈妈暂时回不

来了。你拿点钱，自己买点吃的！”她仔细交代了家里放钱的地方，还有零零碎碎的生活细节。随后才转身问丁百兴，“得治多久？”

丁百兴很感动，这位母亲关键时刻想的还是孩子。“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武汉，也不是武汉人。保护他们，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他说，希望有症状的人赶紧来医院，不要躲避，也不要隐瞒，要尽快得到专业医生的帮助。

一周前，华山医院就抽调了各专业医生支援发热门诊。连轴转的日子，大家都忙得脚不沾地。大年初三，丁百兴和同事们突然收到陌生人送来的鲜花。纸条上写着，“白衣天使，你们辛苦了！相信不久的将来，这次疫情就会得到全面控制，胜利曙光就在前方！”

温暖的话语，芬芳的鲜花，驱散了疲惫，也冲淡了焦虑。丁百兴像孩子一样兴奋，曾连续作战24小时的他在朋友圈里写道，“感觉我还可以再扛一个24小时！”本报记者 左妍



30多岁的小陈避开其他就诊病人，坐在丁百兴面前，没有开口说话。他无比绝望地看着眼前全副武装的医生，眉头紧锁。被派来支援发热门诊几天，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临床组医生丁百兴已经揪出好几个疑似病人，他瞬间就“轧出了苗头”。

“武汉来的？发烧几天了？”丁百兴压低声音说话。他知道，眼前这名病人的恐惧，不仅源于疾病本身，更多的是怕周遭的人投来异样的眼光。

“别担心，慢慢说。”在丁百兴的鼓励下，小陈详细说出了这十多天的经历。离开武汉